

从“武打”到“剧情”（下）

中国戏曲何以打动世界观众？

服观众。

戏曲之美不仅表现为精神之美，也表现为形式之美。形式的美集中体现在表演和舞台美术上。

演员是舞台的主体，戏曲作品要通过演员的一招一式、一颦一笑、一腔一韵来呈现。戏曲的表现手段十分丰富，不同的行当、剧种对于角色都有独到的处理方法，以往的海外演出过分倚重武戏和折子戏，使表演手段显得比较单一，随着全本戏演出的增加，中国戏曲的表演之美得到更充分的展示。

戏曲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表演流派，这些流派各具特色，构成了戏曲表演的独特魅力，各个流派都有自己擅长的剧目。比如张火丁是程派传人，她的唱腔深沉而富有感染力，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演出中有大段的唱段，把程派的唱腔之美发挥得淋漓尽致。戏曲在海外的演出多用知名演员，他们用精湛的演技诠释着戏曲的美。计镇华在《邯郸记》中的表演潇洒自如，气度非凡；俞玖林、沈丰英在《牡丹亭》中的表演闪烁着青春的光泽；沈铁梅在川剧《金子》中的表演泼辣

生动……精彩的表演令人如痴如醉。

戏曲表演是综合艺术，它将多种技艺结合在一起。以往在海外的演出中对技艺的过分强调有本末倒置的倾向，但是技艺如能和剧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，那么技艺便成了点睛之笔。川剧《火焰山》把川剧的诸多绝技合理地融合在表演中，如孙悟空借扇时的“变脸”、火焰山爆发时的“喷火”等，都运用得恰如其分，为作品增色不少。

舞台：从写意符号到诗意东方

中国戏曲在海外演出时，对于舞台美术的处理也常常是别具匠心的。传统的戏曲舞台追求的是空灵简约，写意洗练。舞台要么是空无一物，要么是“一桌二椅”，空间的变化主要通过演员的表演来完成。

当下戏曲舞台的布景当然早已不是这般简单，但仍然遵循了宁简勿繁的原则。在海外演出的戏曲剧目中，舞台美术有一个较为趋同的追求，即要保留中国舞台惯有的写意特点，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多种现代手段来提升舞台效果。昆曲《邯郸记》中的舞台只有“一桌

二椅”，当卢生进入梦境时，用干冰在舞台上营造出了一个缥缈浪漫的梦中世界；昆曲《浮生六记》在法国演出时舞台上亦是“一桌二椅”，在舞台设计上采取了黑幕“留白”方式，其浓淡深浅恰似一幅江南风物图，素淡而雅致，尽显中国美学的诗意本色。

青春版《牡丹亭》的海外舞台布景亦是简洁大方。设计者深知，过于繁复的布景会与表演的虚拟性相抵牾，于是舞台上只用书画卷轴与树枝装饰，充满文人氣息。而在《冥判》和《离魂》两出中，由于表现的是阴间，布景用黑色，强化了令人压抑的情绪。《冥判》中有判官喷火的表演，在黑色的映衬下，更突出了火的视觉冲击力。《牡丹亭》还巧妙地运用了投影技术，在《惊梦》中，杜丽娘进入花园的那一刻，立刻被春意盎然的花园吸引了，此时绿色的投影在舞台上慢慢发散，象征着杜丽娘的心情由惊奇而喜悦。这绿色的投影中夹杂着斑驳的色彩，如同花园里盛开的花朵，这时的舞台背景色彩斑斓，一派春光，演出也因此变得更生动

而富有活力。

昆剧演员张军在美国演出《牡丹亭》时，特意选择了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的中式园林阿斯特庭院演出。观众观看演出时如置身于自然之中，和剧中那隔水相送的笛声、古琴伴奏下的吟唱、花鸟虫草的低鸣融为一体，尽享天籁之美。

中国戏曲是有情怀有鲜明的价值取向的，是中国人精神内核的体现；中国戏曲是美的，凝结着中国人对美的体悟和创造。随着未来更多更好的优秀戏曲作品走向世界舞台，相信其中蕴含的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也将被更多海外观众所看见、理解和体味。（完）



2019年7月，昆曲《浮生六记》在法国巴黎18区政府庆典大厅上演。中新社记者 李洋 摄



2012年11月，昆曲《牡丹亭》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艾斯特庭院上演。中新社发 Stephanie Berger 摄